

1934年至1935年，在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恶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支勇敢的队伍，他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50年后，严格按照原时间原地点，在这条举世闻名的道路上走过了一位勇敢的记者，他用汗水甚至生命做支撑，写下了300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日记——

★ 罗开富 著

红军长征追踪

(下部)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红军长征追踪



(下部)

罗开富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军长征追踪·下部 / 罗开富 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11

ISBN 7-80127-944-1

I. 红… II. 罗… III. 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128 号

红军长征追踪 (下部)

著 者	罗开富
责任编辑	钟 劲
责任校对	张惠力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4 (发行部) 63567687 (邮购部)
网 址	edp.ced.com.cn
E-mail	edp @ ce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3.625
插 页	16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 - 16000 册
书 号	ISBN-80127-944-1/D.93
定 价	27.2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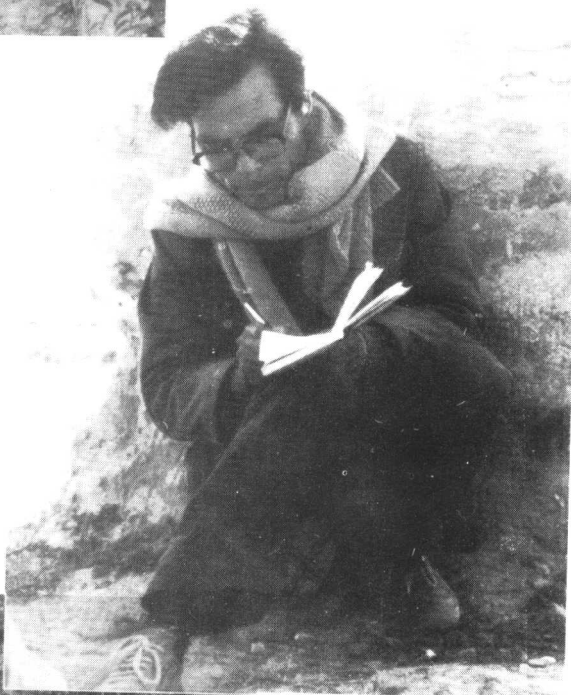
作者（前左三）在四川泸定采访老红军杨成武（左二），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安岗（左一）在座。

杨新华 赵 宏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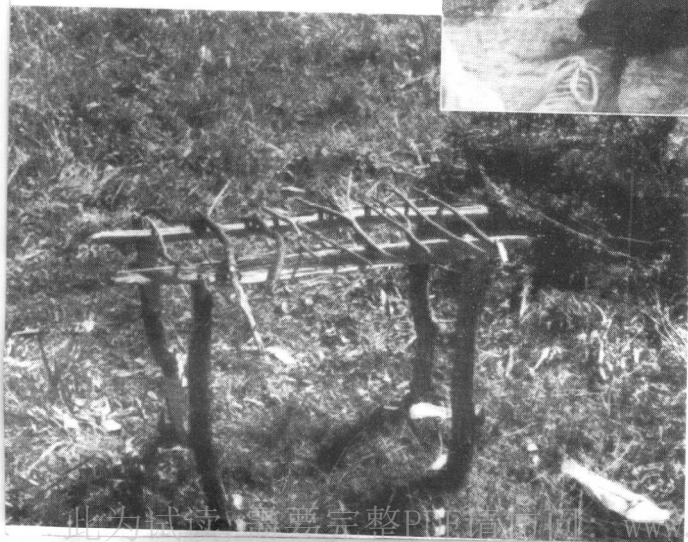


←在人烟稀少的山区，经常找不到水喝，这是作者在四川黑水县晴朗乡山上采野果止渴。

王光泉 摄



→边走边看，边看边问边想。
这是作者在六盘下记日记。



←图为作者进入草地后，藏族向导丹泊为作者搭了拆、拆了搭、用了半个多月的办公桌。

→红军四渡赤水的太平渡口的学生请作者转交给老红军信，他们都表示要继承红军传统把家乡建设好。

刘中宝 摄



→作者在打鼓雪山上休息。

丹泊 摄



→这是作者行进途经宁夏与甘肃交界处，用蒲河水解渴。



←这是作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会址，向纪念馆领导费侃如（左一）采访。

刘中宝 摄



→作者在遵义县鸭溪采访老红军谭桂荣（左三），谭老
是红军四渡赤水时受伤的当地的幸存者。



←在“彝海结盟”处，作者（右一）听小叶丹的弟弟米基尼泊（左一）讲述当年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情景。

张在璇 摄



←沿途许多父老乡亲向作者送茶水、食品，鼓励作者走完长征路。

图为四川冕宁彝族姑娘送水给作者。

张在璇 摄

→没有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作者是走不到陕北的。这是在草地腹心地带的沼泽里，历经九死一生护送作者走出草地的其中三位藏族向导：马胡托（左一）、秋托（左二）、阿布索（左四）

敏卓·阿塔尔 摄



←藏族同胞怀着对红军的深情，全力以赴帮助和支持作者采访。图为驮运电台的白马陷进日千乔的泥潭后，敏卓·阿塔尔（右二）、丹泊（右一）等正在抢救白马。

罗开富 摄



↑长征途经之地十分偏僻,很缺教师。当年的岳琴(右二)姑娘到贵州云顶山苗寨教书已有28年,如今苗家亲切地称她为“姑妈”。图为她和学生在一起。

刘中宝 摄



↑草地班估寨藏尼邦塔与经济日报记者谢然浩(左一)和作者(左三)合影。

敏卓·阿塔尔 摄



↑ 日本记者（右一）在遵义红花岗红军烈士陵园采访作者。

刘中宝 摄



↑ 历经368个日日夜夜，作者（右一）终于走到了红军长征的终点。
图为作者冒着飞雪已看到吴起镇时的喜悦。



↑西河口会议会址原貌。

罗开富 摄

←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在梦笔雪山下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图为两河口寨子。

罗开富 摄

↓中央军委机关在两河口的驻地原貌。

罗开富 摄



←红军经过的草地，过去称为松潘草地。古时的松州城墙地处草地东北边缘，至今保存完好。

罗开富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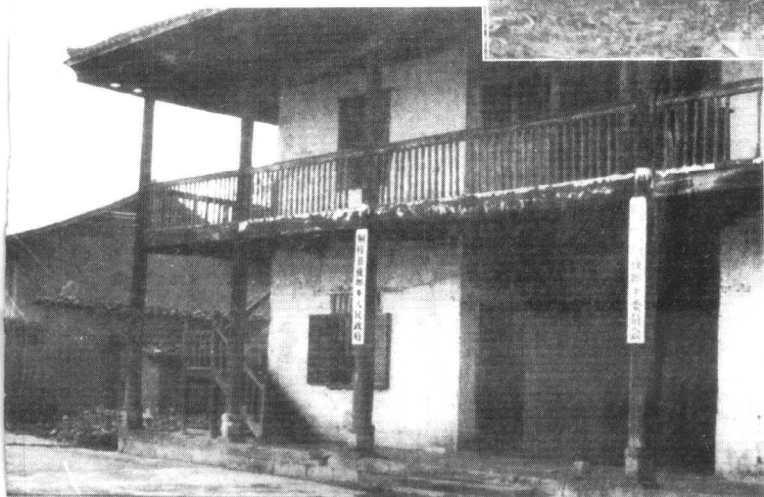
一作者在长征路上见到许多因受伤经组织批准留在当地的老红军。当年红二军团部16岁的通讯员阎先振（左三）受伤后，被藏族一位老太太救护，后辗转转到毛儿盖定居。图为阎老全家照。

罗开富 摄



←夜郎坝地处贵州桐梓县，自唐代以来一直没有更名。图为夜郎遗址上夜郎乡党委、乡政府办公地。

罗开富 摄



[illegible]

袁毓才 摄

罗开富 摄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在金沙江边指挥渡江和住宿的山洞。

李应权 摄

←毛泽东曾在皎平渡口的这个山洞（左一）里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

↓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渡口——皎平渡口全景。

李应权 摄



下 部

1985 年 4 月 7 日

至 1985 年 10 月 19 日



1985年4月7日

晴

贵州贞丰城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渡过的200米宽以上的大江大河有24条，其中红军浴血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大渡河、泸定桥的壮举，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红军毫发无损、计渡北盘江的史实却并不为人们知道。通过这些天的实地访问，我惊奇地发现，红军突破北盘江用的是“飞鸿借渡”之策。这可不是写条子向老百姓借，而是向敌人借；不仅借到了，而且是敌人送上门来的，这在古今作战史上算得上奇迹。三国演义中，有“孔明借箭”，今有红军“飞鸿借渡”。

我先整理一下思路，同时把北盘江的概貌及渡口记录下来：

刚才正要记的时候，刘中宝进来要我早点休息，说是追路要紧。我明白他说的“追路”之意：上个月，我们按照安岗总编辑的要求，在走中央红军行进路线的同时，又拐到红二方面军的路上去采访了，这就耽误了些时日，我想“追”到金沙江边就可以追上中央红军的同一时间了。刘中宝又说：“这要走二万六千里了。”我了解他是好心，怕我多走了路，所以我说：“过些天就追上了时间，再说，这些天也没有走垮身体，多走点路怕什么。”

昨天我在日记里已写到，1935年4月16日，中央红军先遣团十一团的部分红军已在镇宁县六马坝草的花滩渡口过了北盘江。为何还要沿着江的左岸派一营战士走30多里去抢渡白层渡口？当我从花滩渡口走到白层渡口，才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原来中央军委给红三军团先遣团下达的任务本来就是抢占贞丰白层渡口，并架设浮桥，保证大部队通过北盘江。而花滩渡口虽然占领了，大部队却无法动作：花滩渡口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峡